

欲望时代的严峻挑战<sup>①</sup>

——评阎真长篇小说《因为女人》

龙其林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阎真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表现了女性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所经历的信念迷失和价值错位的蜕变过程。作品通过一群女大学生在市场经济历史语境中的情爱经历,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知识女性的尴尬处境,细腻描写了男权主义、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对她们的精神解构。作品对当下现实的冷峻审视和剖析社会问题的罕见深度,引发了读者对于经济时代女性命运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因为女人》;女性欲望;扭曲青春;灵魂境遇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2-0009-04

Severe Challenge in the Age of Desire

——ON Yan Zhen’s Novel *Because of the Women*

LONG Qi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Yan Zhen’s novel *Because of the Women* displays the metamorphoses of value and the loss of faith undergone by a group of femal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y telling a group of university girl students’ romantic experiences in historic market economy, the work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the contemporary women intellectuals are in, and describes in detail male chauvinism, materialism and nihilism, and the deconstruction they do to women’s spirit. The solemn examination of the reality and the depth of the anatomy of the social issues have aroused reconsideration from the reader for the fate of women in economic times.

**Key words:** *Because of the Women*; female desire; distorted youth; spiritual situation

读阎真的小说是一种精神的磨难,有一种灵魂震颤的不安、信仰失却的恐惧。无论是《曾在天涯》还是《沧浪之水》,读到最后都对生活产生深入骨髓的怀疑,甚至让你对这个世界都产生了无法排遣的隔膜。他让你明白了司空见惯从来如此的生活,原来背后还隐藏着那么玄妙难测的诡谲,并将显在的社会制度、风俗,以及某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从而产生莫可名状的复杂情感——既有发现生活真相的惊奇,亦有赤裸裸直面世界的惨淡和绝望。这与余华、残雪等先锋作家对人性恶的提纯不同,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对

抽象人性进行揭露、批判,让人对某些外表光鲜的宏大理念产生背离,那么阎真的小说则是让你对具体的生活现象、社会经验进行彻底的颠覆和无情的解构。

一、直面女性的欲望

凭借《曾在天涯》、《沧浪之水》而成名的阎真,在蛰伏了七年之后推出了长篇力作《因为女人》。《因为女人》是继《沧浪之水》之后,又一部剑走偏锋、叩问人类精神存在的长篇小说。阎真认为:“作者的责任是写出真相”,而在谈到小说发表后所引

① 收稿日期:2010-01-04

作者简介: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起的巨大争议时他又说:“我恳请女性读者原谅我这么集中地写出了这种社会现实,我所有的观点和出发点都是为她们说话的”。<sup>[1]</sup>小说出色地描写了一群大学校园里的女生们在爱情道路上的波折与思想观念上的逐渐扭曲,力透纸背地揭示了消费时代对青年知识女性潜移默化的扭曲,展现了消费主义语境中的青年一代灵与肉的冲突,终极信仰与实用理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以及女性的情感生存在欲望化时代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因此把它看成一部大命题小说。

在小说的开头,阎真就一针见血地给出了理解小说的关键词:性别与文明。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sup>[2]</sup>阎真显然并不认同这种理论,而认为“女性的气质和心理首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存在;也就是说,其首先是文明的前提,然后才是文明的结果。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里,文明不仅仅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sup>[2]</sup>应该说,阎真对性别生理性差异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波伏娃“文明决定论”的片面性,从而开拓了人们认识性别问题的新的理论空间。

小说讲述了麓城财经大学会计系某宿舍的一群女大学生在爱情、欲望和金钱面前的犹豫、挣扎、沉沦及蜕变,她们面对外界的诱惑,放弃了对爱情的坚守而趋于世俗。这些恰处妙龄的女大学生,通过自己在恋爱、性爱和金钱关系的体验、思考,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自己对市场大潮、金钱至上时代的婚恋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改造。她们以各自在性爱上的“发展”,将传统文化对自己的约束彻底地粉碎,并顺利地完成了性爱合一到分离的转变。她们义无反顾或者无奈顺从地进行着男女性爱的实践,并且毫不讳言。柳依依、苗小慧等女孩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在出轨后的道路上越驶越远,在道德和欲望的天平上愈来愈往后倾斜。柳依依们驾驭性爱的轻舟,试图寻找到幸福的彼岸。她们在完成了性爱的启蒙、享受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坚执、羞怯,尽管仍然不乏善良,却丧失了既往的纯

真、理想和追求。这种状态,在相当大的层面上表现了这个消费时代的生存真相。

阎真以柳依依的命运为贯穿始末的主线,以她的回忆、经历、感受及改变来透视一个时代人们爱情观念的扭曲,以及这种扭曲背后更为惨烈的传统价值观的倾斜与情感世界的惶惑。小说虽然取材于爱情,聚焦于女性,但是它的思维触角却延伸得非常宽广而深入。通过柳依依苗小慧们的情感网络,校园与社会、学生与大款、爱情与欲望、终极与现世已经不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是前者匍匐于后者脚下。昔日宁静似水的象牙塔,而今成了各取所需、明码标价的“青春交易市场”。没有惊心动魄的过程,也没有强迫、反抗,而是出自交易双方对经济、肉体的博弈来推动,一切都在平淡似水、波澜不兴地悄悄完成,而在这种平静似水的后面,则是一种暗流涌动的强制性同化。

## 二、直面扭曲的青春

这部小说有将日常生活提升为艺术范式的效果。近年来栖身于大学校园或曾驻留于此的读者们,在读到作品时难免产生一种恍然大悟的惊骇之感。那些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大学生活的人们,总能从中找到太多的现实背影、生活真相和情感共鸣。柳依依从对爱情抱有幻想到理想的破灭、欲望的放纵;苗小慧从曾经的犹豫、伤感到坦然周旋于不同男性之间;陶教授从古板、严厉的“点名老师”到坦然谈性、笑看一夜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周围,甚至还不在于少数。

小说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与曹禺戏剧《日出》、张爱玲小说《第一炉香·沉香屑》等作品精神批判一致的地方:在逐渐成型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中,出身底层的女人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外表和身体来获得上流社会、权贵阶层匀出的点点金钱和荣华富贵。尽管这些作品有着很多的差异,但是在爱情与权势、金钱的交锋的表达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作为社会利益中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因为女人的性别身份,她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将自己的青春作价抵押给权贵者,在与权势阶层的残酷较量中苟延残喘,或在与时间、男权文化的抗争中忍受着难熬的苦痛。在生存竞争、性别竞争、情感竞争中,女性总是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必然遭受失败的命运。这是小说在男女平等的表面中触摸到的深刻的悲剧。尤其可贵的是,阎真在揭示社会等级、金钱观念等外在因素对大学知识女性的腐蚀的同时,也同样精辟

地揭示了女性自身生理欲望的萌动、思想立场的游移、情感与理智的分离。

小说中的柳依依和苗小慧、阿雨是三个个性鲜明、心理复杂的人物,阎真将她们的感情、思想及转变细腻地刻画了出来,令人过目难忘。一个是原本幻想和追求美好爱情、心气颇高的柳依依,在与夏伟凯的精神、肉体搏斗中完成了自己的女性身份的确认,又经过与博士生郭治明的情感挣扎,而后在与阿斐的往来中彻底颠覆了对爱情“光荣与梦想”的追求。另一个是早在复读时就与同学关系密切、享受青春的苗小慧,在美貌容颜尚未褪去前尽情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胴体,长期周旋在不同男人之间,脚踏两只船却又游刃有余。还有阿雨也在袁总和许经理等人的性爱圈中徬徨。此外,财经大学陶教授的道貌岸然、麓城夜话节目主持人张健的男盗女娼、夏伟凯的巧言令色等形象同样可以栖身于当代知识分子角色的长廊中。

尤其值得人们思索的是,麓城财经大学及周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鲜有人类良心、社会道德的体现者,无论是柳依依苗小慧们还是自视甚高的陶教授、郭博士,他们都完全没有了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立思考、自由批判的立场和精神,而是在个人婚恋、工作、前途上反复奔忙。萨义德所说的“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表达清楚有力的表述”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消失了。<sup>[3]17</sup>知识分子丧失对公共事务表达的兴趣和能力,转而专注于个人的蝇头小利,这是市场经济大潮吞噬一切,传统价值格局瓦解,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形成时期的必然现象。恰如鄢烈山先生所说:“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或者说隐规则高于显规则的社会,在成则为王败者为寇、公侯之门‘仁义’存的社会,弱肉强食、口是心非、寡廉鲜耻,必然会侵蚀大多数人的精神世界。”<sup>[4]157</sup>在财经大学这群女生们的精神世界里,对“潜规则”的认识和接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她们丧失了《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式的追求和奉献,也没有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爱情的执着,却有点儿类似于卫慧、棉棉们的快感宣泄,但她们又没有上海酒吧、咖啡馆中的那份从容,而是在某种外力的驱迫下,有些屈辱地面对、认同了世俗的情欲观。在这种情欲观里,天荒地老、生死不渝成了奢侈,携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了幻觉。苗小慧们清楚地认识到了男女两性的根本区别:男性占有精神的、肉体的、经济的、社会的优势,女性拥有欲望的、短暂的青春资源,二者

若要“优势互补”则必须让渡部分权利、优势,并达成某种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否则,纵使你青春貌美、佳丽二八,也经不起时间和社会的摧残。有了这个社会背景,我们再来看柳依依苗小慧们的沉溺小我、“爱”生“性”死的生活,就不难理解小说所具有的批判锋芒和反思价值,正如小说所表达的:“欲望优先,这是一个世纪性错误,又是一个世界性错误。”<sup>[5]552</sup>

### 三、再现灵魂的境遇

阎真的小说创作始终保持着对人的灵魂的聚焦,关注它的挣扎、战栗、扭曲、畸变,由此而透视出一个时代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最深刻的规约。也就是说,表现灵魂的复杂与无奈,解释内心的矛盾与异化,是阎真小说极其重要的精神内核。也正是因为这样,阎真小说在返回内心、走向存在的过程中会选择一些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法。《因为女人》集中体现了作家的这种艺术追求。

阎真以手术刀般的精准,侧重于对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丰富、隐秘而紊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的开掘。小说凭借主人公柳依依所面临身体、心理压力的自我格斗、安慰和逃避,来凸显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对自我灵魂的侵蚀与垄断。这使小说叙述充满了极大的张力。在小说中,阎真所强调的,不是巨大社会转型的现象本身,而是这种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情感和灵魂的异化。这是一种受着社会转型的现实情境影响的人们心理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阎真着力描摹的不仅是人们面对社会骤变而导致的追逐金钱、物欲横流的历史深度,而且还有她们身处文化茫然、道德失衡的消费时代里的尴尬、痛苦与沉沦。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知识女性的灵魂负重,小说的叙述超越具体的生活表层,而充满了对人性零落的观察与对时代巨擘下女性现实处境的体悟。柳依依、苗小慧们的喃喃自语更像是对商业时代下女性命运的玄想,深入到了人性的深处。小说对女性隐秘内心的刻画十分突出,既有轻柔幻梦的沉醉,又有紧张跳跃的激情,更多的则是经历世事沧桑后的冷峻与反思,将人的灵魂逼入一个狭小的角落,进行淋漓尽致般的把握。对知识女性命运充满同情与呵护的阎真,不是以史学家的理性目光进行讽刺、批判,而是感同身受,让一群女大学生们在读者面前上演了自己曲折、坎坷的情爱之路、心理历程,然后由作为过来人的苗小慧们作为转型时代

的亲历者,痛苦地宣告了这个时代里女性的命运:“他们看我们,不管他自己是在青年中年还是老年,终生只有一种眼光,那就是年轻漂亮。我们谁又能永葆青春呢?这不是迟早要上演的人生悲剧吗?”<sup>[5]50-51</sup> 阎真在保留着女性人物特有的细腻、柔美的内心体验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将她们的悲剧意识推向了一个极致,在痛快淋漓、直入内心的灵魂叩问中,转型时代的社会现象、思想变迁、女性情感等方面实现了完美的融通。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阎真是一位时代的雕塑家,他选择了这个时代里最富象征性、私密性的情感的种种瞬间,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这部小说的语言也耐人寻味。一方面,作者注重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动作性,打破平面、单一的语言状态,以推动小说叙事的发展和增强情节的密度。阎真从他的《沧浪之水》中就已经表现出对语言动作性的尝试,池大为在坚守与背弃传统文化信念中的艰难思索,其实就包含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他的内心深处的交锋,语言间已见成败分晓。到了《因为女人》,作家对小说语言的动作性试验更是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几乎都具有丰富的潜台词,这既符合女性表达委婉的习惯,更是对传统文化大势已去而躯壳犹存处境的揭示。例如,小说写到柳依依与电视台记者秦一星发展婚外情时,采用的是模棱两可、富于潜台词的语言,这既符合柳依依的女性心理,也是对同为知识分子的两人欲说还羞情态的生动展现,更为重要的则是以富于力度的语言化动作揭示了人物心理的蜕变、时代文化的制约。这部小说没有周立波《山乡巨变》等作品中冷僻方言的困扰,虽然也用湖南方言,却能巧妙地融合于书面语言之中,以凝练、幽默的语句传情达意。阎真小说的语言总能纳入一些新鲜的语汇,鲜活明快,五味杂陈,令人悦目,具有想象性张力。将《因为女人》与同样属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围城》、《洗澡》、《所谓教授》等做一比较,我们更能在时而插科打诨,时而细致刻画哲学思考的句子中捕捉到一种综合了儒雅与世俗、普通话与方言、知识分子话语与小市民语句的独特表达方式。在时而嬉笑、时而怒骂,时而俗俚、时而深沉的“变奏曲”中,我们的情感也在现实与理想、欲望与高尚、肤浅与深邃之间不断往返。

《因为女人》是一部重要的小说,它有着对社会

生活的独特体验、观察时代的别样视角和审视女性知识分子内心的罕见力度,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柳依依、苗小慧、秦一星这样一群崭新的知识分子群像,有着对转型时代复杂灵魂境遇的尖锐拷问和对新世纪女性命运的深刻反思,使一部情爱小说充溢着历史的意味。总之,它为当代文学史人物画廊提供了新的元素,并努力朝着文学的精神性追溯着,并引导我们思考着时代与精神、沉沦与救赎等终极性的命题。在平面化写作日益泛滥、现实主义沦为表现物欲载体的今天,阎真的这部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启示。

阎真的三部长篇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即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理念的失效与溃败。《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都是从表现传统的思想准则在当代的命运着手,表现了“无名时代”中人们思想、文化、行为的复杂与歧途。而《因为女人》则从自身性别出发,对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差进行远距离的观察与思考,不仅继承了《曾在天涯》、《沧浪之水》中对人物细腻心理的探微,而且在逼问现实的深度和思考的宽度上更是超越了以往,把握了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根本特征,使小说具有深厚的历史沧桑感与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阎真的三部小说都将具体的时代境遇和永恒的价值思考紧密地结合,不仅让小说具有见证社会变迁的史诗价值,而且还是考察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精神状态的绝佳个案,更是对人类亘古价值、道德观念的形而上追索。可以这么说,从《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阎真的创作逐渐地具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初步形态,具有了历史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蔡晓辉,集月音. 阎真:《因为女人》讲的是“逼女为妾”[N]. 燕赵都市报,2008-1-22.
- [2] 阎真. 因为女人[J]. 当代,2007(6).
-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4] 鄢烈山. 早春的感动[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 [5] 阎真. 因为女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黄声波